

1502

即墨文史資料

第八輯



即墨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即墨文史资料

第八辑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即墨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目 录

忆在即墨伪中的地下抗日活动

..... 李虚谷 (1)

忆即墨县第四区中队

..... 王平石 王和洪 李风训口述

毛宗兴整理 (64)

围歼埠东“棒槌队” 李视远 (75)

刘家庄乡队被歼记 李视远 (86)

烈火中的枪声

——程坤烈士就义纪实

..... 张兆森 张宽之等口述

房恒林整理 (93)

1948年南下日记摘抄 胡晓光 (102)

清廷大员初彭龄 徐伦成 (142)

轰动京师的德兵毁即墨文庙圣像案

..... 孙 鹏 (154)

卢忠溪与“即墨镶边”

..... 卢秀仁等口述 顾玉义整理 (160)

民国六年即东瘟疫流行管窥

..... 徐德谊 (166)

“能人”姜克敏轶事

..... 修化祎搜集整理 (175)

周戈庄“上网节”

..... 房恒林 刘同春 泮心根 (187)

抗战回忆录（上） 隋永谕 (197)

忆在即墨伪中的 地下抗日活动

李 虚 谷

1941 年秋至 1944 年秋，我在即墨伪中（青岛特别市市立即墨区初级中学）以教学作掩护从事地下抗日活动。这期间，我曾亲眼看见日本侵略者在即墨的种种暴行，亲自同日寇及其帮凶们进行过殊死斗争，同时也十分敬佩即墨诸多的热血青年和优秀儿女的革命勇气及爱国情操。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回首往事，仍历历在目，特别是那些心爱的学生的诚挚行动更是记忆犹新。现将当年的斗争情形简述如后。

一、为抗日 前来即墨伪中任教

我原名李宗纲，文登县泽头村人。1938年春参加革命，同年入党，在八路军便衣秘密站搞地下工作。我先后被派到牟平、文登南海岸地区以小学教员职业为掩护从事地下活动，化名李承名。1941年春，又在敌占区烟台做地下工作，仍以小学教员为掩护职业，化名李伯约。

1941年秋，我父亲通过他在即墨的旧同事胡介人及县教育科长兼伪中校长初毓唐的关系，将我聘为即墨伪中的国文教师。因条件极有利于开展革命地下工作，经向党组织汇报请示之后，我便整装负笈来到了即墨城。当时我想，搞地下工作随时都有危险，一旦身份暴露，或逃跑或被捕，敌人不会放过我的家人。于是，我在伪中填写履历表时便编造了一套假情况：名字改为李虚谷；年令多写了五岁；因

当时敌人对田产多的人较为放心，故将家中仅有的十二亩二分土地写成四十亩；把籍贯文登县泽头集村编成威海金线顶（实际，金线顶是原威海中学东隅的一座荒无人烟的秃岭）；把父亲李剑安在潍县农村师范任教写成父亲李本楠在金线顶务农。当时，伪校长初毓唐明知我填的表纯系编造，但他碍于同我父亲的关系，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应付了过去。谁知在即墨更改的名字竟成了我终生的名字。就这样，我便在即墨伪中当上了一名“合法”的国文教师。

即墨伪中座落在即墨城内东门大街，以文庙旧址为校舍，西邻是日本即墨宪兵队，东侧是日本即墨警备队。一天到晚不分昼夜，宪兵、特务们的狂吠声、鞭挞声、刑讯声及被抓抗日志士的怒骂声、惨叫声，日寇练刺杀的噪叫声，不时地从这两座杀人魔窟中传出，回荡在整个

校院。险恶的环境，阴郁的气氛，令人悚然、揪心、窒息、切齿。

从该校教职员的政治面貌来看，就我在校三年期间所了解的 20 多人中，大体可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顽固反共、丧失民族气节，充当日伪和国民党特务的。如伪警察科长兼伪中校长的马兴富，日本文化特务、伪中副校长横尾甲一，伪校长石华亭（石荣光），训育主任安祥亭，日语教师兼翻译周仲先，地理教员于质夫及教员王泽民等。马兴富系伪满洲国输送来的大汉奸、特务，他来伪中兼任校长的目的是想亲自坐镇，在伪中挖出一个共产党地下组织向其日本主子请赏，并趁机物色几个漂亮女学生供其玩弄、奸淫。其手段极其狡诈毒辣（此人 1951 年在北京被我镇压）。日本人横尾甲一，在 1942 年秋冬之际，逼迫全体教职员轮流每早

晨在台上以“我们要剿灭共匪”为题，向全校师生“讲演”一个钟头，其仇共反共之心可见一斑。周仲先当过八路军，被俘后叛变当了汉奸特务。曾在日本青岛宪兵队领取津贴，被派到伪青岛市立师范冒充学生当暗探，后通过伪教育局派到即墨伪中以教员、翻译为名干特务勾当，是日寇豢养的一条忠实走狗。1943年夏，新任日本即墨宪兵队队长从青岛来即墨上任的第一天，就找周接头，在重要关头，日本宪兵天天傍晚与周秘密接触。王泽民系国民党地下特务，在蒋介石“联日反共”的政策下，他同日本特务周仲先沆瀣一气密切合作，在校内成立了伪“学生反共自治会”，公开鼓动学生亲日反共，妄图发动学生检举我地下同志和进步学生，供日本即墨宪兵队逮捕屠杀。

二是两面派、随风倒、不问政治混饭吃的。如伪校长初毓唐、张天晓、教员王钧、杨光希、

刘子彬（刘本训）、初继勋（初绍华）、于敬璜等就属这种类型。初毓唐，我曾向他宣传过抗日政策和八路军的光辉事迹，并劝他不要干伪科长职务，但他只回答说：“没有法子”。他知道我是个“共党分子”，生怕我一旦事情暴露连累了他，硬要我另找一个假介绍人，以免自己担干系。他明知道我在校内搞了些抗日活动，但他碍于同我父亲的情面，只是装作“视而不见”、不声不吭、不加追究。例如，有一次，日伪要焚毁查封的原国民党即墨中学图书馆的全部革命图书，我得知后，急忙用几个晚上秘密地将革命图书全部抢运了出去，分给了一些可靠的学生保存，使敌人焚书阴谋未能得逞。此事初毓唐明知是我干的，但他一直未加追究。平时，他对我老采取远离态度。张天晓，我也曾多次向他宣传过抗日道理和八路军抗日事迹，但他只表示是、是、是，并总是表白

自己是混饭吃的，对我的抗日活动不参与也不加干涉。例如，日本文化特务横尾甲一让他组织伪校在即墨城公演反共剧，并威胁他，如不按期演出就撤他的校长职务。我反复组织进步学生从中破坏，致使反共剧无法演出。他最终宁肯被撤了职赶走，也没有向敌人报告我的破坏活动。再如王钧，此人家中贫穷，只是为了混饭吃，内心不愿反共。横尾甲一象威胁张天晓那样，让王如期排练反共剧在全城公演，否则就辞退他。王被迫排演了一出污蔑八路军和美国佬“吊膀子”的活报舞蹈剧。我得知后，立即动员他让其将剧中的八路军换成蒋介石，王当即答应照办。

三是具有爱国之心报国之志，仇恨日寇、倾向共产党的。如伪校长李鹤峰、教员杨熙春、胡贯三、陈伯明、李耀庭、王剑舞（女）、李绍堂等等。李鹤峰原是该校教务主任，曾协助

我秘密抢救革命书籍，并将抢运出的《斯大林全集》等书收藏起来暗中阅读，他向学生们宣传过社会主义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我曾和他商定过分头在校内外组织地下武装力量，搞夺枪暴动，带领学生集体投奔八路军的计划。伪校长张天晓被赶走后，伪青岛市教育局又让李鹤峰当了校长。我向他提出了辞掉日特周仲先及具有反共思想的教职员，改聘思想进步的教职员的建议，李正准备采纳我的建议时，突然，伪警察科长马兴富同周仲先玩弄阴谋诡计，用假选举的办法选马兼任校长。将李鹤峰赶走了，致使我们的计划没能实现。杨熙春、胡贯三、陈伯明、李耀庭、王剑舞等都非常接受我的革命宣传，积极支持我的抗日活动。他们都曾表示要去参加八路军。后来他们相继离开了伪校，陈伯明去了平度抗日根据地，李耀庭去了安丘，王剑舞去青岛干了我地下工作。

当时，我来即墨伪中任教的主要目的和打算：利用我父亲在即墨的旧社会关系为掩护，利用教员职业作伪装，与党秘密联系，团结、教育和组织即墨城的进步青年，成立地下革命武装组织，从各个方面破坏敌人，开展抗日活动。一旦条件成熟，便在敌人心脏举行夺枪暴动，杀一批日寇汉奸，一鸣丧敌胆，让日寇知道一下中国人不可侮，随即带领青年们集体投奔胶东解放区参加八路军。如果暴动不成，便以平日积蓄作路费投奔延安去。由于我抱有这样两种思想准备，所以，尽管上面讲到的该校环境怎么恶劣，人员成份如何复杂，但毕竟我的周围还有很多具有正义感、爱国心的同仁，更有很多血气方刚，抗日心切的进步青年学生，他们支持我、同情我、帮助我，甚至在最危险的时候保护我，使我更加增强了同日寇、汉奸进行斗争的信心。

二、唤民众 成立三个地下组织

即墨伪中自创办后，日伪政权机构就把它作为奴化中国青年的工具，反复通过开展“强化治安”运动、“新国民”运动进行思想上、政治上的奴化勾当，特别是后来还成立伪“学生反共自治会”等反动组织，对学生进行更加恶毒的法西斯管制。据此，我来到该校后，便在众多进步师生的支持下，在校内因势利导，先后成立了三个秘密的抗日组织，以毛泽东同志的一系列教导为思想武器，诱导和组织学生抵制、破坏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强化治安”运动和“新国民”运动的奴化勾当，向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地下斗争。这三个抗日组织就是：半秘密的“武术团”、秘密的“读书会”和半秘密的“墨水坞文艺社”。

半秘密的武术团 我从年轻时起，为了杀

死东霸天丛镜月，报我家两世血泪仇而苦练武术。后来丛当了国民党文登县长兼游击司令，我依然为了杀丛也为了杀日而苦练武术。我苦练过北平名拳师洪绪如教给的拳击和兵器，到1941年我已练了14个年头。“七七事变”不久，我听说抗日将领宋哲元部派出一小队队伍深夜持大刀片摸进芦沟桥一带的一个敌营，乘敌人酣睡之际杀了不少日寇，然后顺利撤走。这一战例，在我的脑海中始终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因此，参加革命后，自在烟台任教到来即墨伪中，我就一直酝酿着如何组织学生习武、利用身在“虎穴”的条件、乘敌之隙、率领学生杀敌、出奇制胜的行动计划。

来即墨伪中后开学不久，我便开始秘密地向学生、工人们进行抗日宣传，并对部分人员进行刀术、剑术教练。在当时于校内教练拳击和兵器敌人是绝对不准的，况且我是个国文教

员，既不担任体育课，也根本没有武术课，因此，这一活动只能在课后晚间秘密进行。

我的秘密活动可以不使日寇发现，但却无法瞒住耳目众多的伪校长初毓唐。又是教武术，又是宣传抗日，当时已经引起了部分教职员的疑虑和议论，初当然有些担心，但碍于情面又不便对我横加制止。后来，学校要举行学生运动会，初便来了个顺水推舟，让学生在运动会上进行武术表演。这样一可借此为他主持的即墨地区运动会增添点新内容，二可借此将我秘密教练武术的活动公开，免得出了问题使他受牵连。于是，我便以此为借口顺势成立了半秘密的武术团组织，并挑选了主动听取我的抗日宣传教育次数最多、活动最积极的大个子学生宫肇霖、江崇洛为正副团长。从此，参加武术训练和接受抗日宣传的学生便越来越多了。

后来，尽管武术团的成员在学生运动会上表演过武术，但平时的训练仍是不能让日寇看到的。1941年秋冬，教练武术的地点常常是下午课后在孔庙后院，夜里则在我和李鹤峰老师宿舍外屋教务处办公室进行。当时除练武外，还向武术团成员进行抗日救亡教育。主要讲述毛泽东同志《论持久战》中阐述的中国抗日战争最后必胜的道理和坚持持久战的道理，以驳亡国论；讲述八路军和民兵英勇抗战的事迹和大刀片杀敌的威力和战例，以鼓舞学生斗志；讲述日寇、汉奸侵我河山杀我人民的种种罪行，以激发学生的民族仇恨。每当夜里活动时，总会不时地听到隔巷西院传来的日寇、特务刑讯我抗日志士的鞭挞声和惨叫声，人们无比愤怒，更加激发起学生们、工人們的仇敌思想。武术团成员、工人吕孝仁再也不能忍耐下去了，一天早晨，他怀着杀敌救国的心情，来到